

财阀？情侠？商界美丑浮世绘 金元？惊梦？豪门爱恨骊情书

今晨无泪

Jinchen Wulei



重重迷离层层破解 蜕出邪恶的僵壳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

恩仇篇
财经小说系列之
梁凤仪

Leung Fung-yi





今晨无泪

*Wulei
Jinchen*

（香港）梁凤仪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今晨无泪 / 梁凤仪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5.1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ISBN 7-104-01882-4

I. 今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8772 号

今晨无泪

著 者 / 梁凤仪

责任编辑 / 张月峰 吴淑岑

策 划 / 林 飞

出 版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mm 1/32

总 字 数 / 7400 千字

总 印 张 / 360

出版日期 /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104-01882-4/I · 764

定 价 / 680.00 元 (全 44 册 · 本册定价: 20.00 元)

本书由香港勤+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可与承印厂联系)

自序

写了《千堆雪》之后，我试写了续集《九重恩怨》，读者接受了。

写了《醉红尘》之后，我再写《今晨无泪》，希望仍能得到读者的支持。

事实上，《千堆雪》与《九重恩怨》是完全两个独立的故事，正如《醉红尘》与《今晨无泪》一样。绝对可以分开来看，而不会受到不称意的干扰。

《醉红尘》与《今晨无泪》故事内的主人翁相同，然而情节独立，且精神面貌也绝不相同。

简单点讲我创作时的心历路程，《醉红尘》的激情是属于三十年代以至于五六十年代的；而《今晨无泪》的冲击则拖近至九十年代末，男女主角以居于香港的身分，在国族与私人感情处理上，都吻合时代心态。

今日的都会强人，不论昨夜曾有过什么滔天巨浪，每早醒来，都不应有泪。

任何人摔倒一次，立即拥抱着前尘往事的教训，站起来，再奋斗下去。

每一天的成败只不过是人生一场战役的成绩。

人人要赢的是一生的战事，要争取的是最后的一笑。

《今晨无泪》记录着一段段人海恩仇，每一个人都置身于杀戮战场，为自己、为香港的真正繁荣与安定而勇战，谁敢在今日轻率地洒下无用的半滴眼泪？

梁 凤 仪

前 记

年前，全港传媒云集高等法院门外，等候宣判城内最负盛名的证券地产投资集团主席杨慕天，虚报资料之讹骗商业罪案。

控方的污点证人是近年突然以跨国企业巨子出现本城商界，叱咤风云，集美丽智慧财富学识于一身的庄竞之。

法庭内，杨慕天依然西装笔挺，人是苍老而消瘦了，然而没有太多的面部表情，也并没有过分的沮丧。

毕竟是经历惯了大风浪的人。

庄竞之，穿一身的白，不施脂粉，仍然面容光洁，轮廓清丽，非常非常之吸引。

她，静静地等待法庭宣判。

陪审员退席研究凡六小时，重回法庭，代表向法官报告，一致裁定被告杨慕天罪名成立。

法官在聆听了控辩双方最后的陈辞之后，宣判罪状。

杨慕天裁定罪名成立，被判入狱三年。

庄竞之串谋讹骗罪名成立，只为她是控方证人，指证杨慕天与自己同流合污，故而轻判入狱十八个月。

其余串谋者有测量师程钰成、核数师白锦宾，亦以其转为控方证人并自首，而轻判入狱一年。

庭警问杨慕天有没有东西要交给在场亲属，他则要

求过去跟庄竞之说几句话。

杨慕天与庄竞之对立着。

庄竞之说：

“慕天，你出来时，还有一大段日子才到九七。”

杨慕天笑，说：

“多谢你鼓励。我有句心里话，并不想等到我重获自由时始对你说。”

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“你是非常了解我的人。的确，若你不是以身殉葬，决不容易令我上当。然，有一点你看差了。”

庄竞之脸上写上了个问号。

“杨慕天并非除自己之外，从不爱人。我确是爱你的，分别的那些日子，我白天绝不会想起你，以免痛苦。然，梦里，不能没有你，因为无法自控。

“竞之，我当然的自负，世界上没有多少女人值得我杨慕天去爱、去付出感情。然，只有你，跟我打个平手，因而，值得我倾心，值得我敬爱，真的，从以往，直至今，以至于将来。”

“慕天，你这么说，算不算是你向我报复的第一步？”庄竞之微笑着回了这句话，就跟着庭警走出法庭了。

杨慕天的一番话究竟是真还是假？

他若是真爱她呢，庄竞之就是亲手残害了一个自己深爱而又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她的一生将背负这个枷锁，直至去世！这当然比打她一枪更令她难受。

然，他若不爱她，只这么一说，无非想在一盘输局之中赢回来罢了！

杨慕天必是个冷血的、工于心计的人无疑。

然，这也不可以把他真心爱恋庄竞之的可能完全抹杀。

庄竞之永远不会让杨慕天知道，她究竟信不信他的话。她实在不愿意告诉任何人，这一仗真正的赢家与输家是谁。因为庄竞之知道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一天不盖棺，一天不定论。

前记完

相信这一夜必定是明月当空的，那窗口的深灰色铁枝，在发着微微的银光，想必是外头有月光洒下来所沾的一点光彩。

庄竞之这些天来，再不能头一沾枕，就睡去。

她是有点忧虑。

实则上，入狱整年，她反而心安理得，每一夜都睡得很安稳。

大仇已报，整条生命忽然之间如同虚设，只每日规律地操劳、进食、睡觉。

庄竞之没有埋怨、没有懊悔、没有犹疑。

她决定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。做囚犯有她生活上宁静与平和的一面，一切都由人安排，只须按着既定的法则，一步步遵行，就可以了。

人生还有比这更安乐、更不用操心、更不劳费神的吗？

除了失却自由。

然，自由对于庄竞之，其实老早于她童年十岁的那年，在中国广东之北，曲江县韶关的一个叫马霸的乡镇，山边的那条小溪旁，认识了杨慕天之后，就已经丧失了。

杨慕天猜测得对，庄竞之从无或缺地爱着他。

理由跟杨慕天解释自己对庄竞之的感情一样。

的那年，在中国广东之北，曲江县韶关的一个叫马

霸的乡镇，山边的那条小溪旁，认识了杨慕天之后，就已经丧失了。

在世界上，几难有跟他们匹配匹敌，等级齐量的男女！因此，他们无法以他人取代对方。

惟其庄竞之自懂性开始，就以杨慕天为生活的惟一重点，积习难返，她自知今生今世都无法逃脱这个男人的魔掌了。

深爱一个魔鬼的感觉是怪异、矛盾、刺激、难堪的。这种混杂的感情折磨了庄竞之很多很多年，甚而直至现在。

对于一个自己奋不顾身、万死不辞地挽救过三次的男人，那种灵与欲的深刻，不可忘怀、不可磨灭，是根本长存的。

然，偏偏就是他，把她出卖。

最可怜的是，他第一次接受良心考验，就过不了关。

这证明什么？只可以证明两件事。

其一是杨慕天人面兽心，其二是他压根儿就不当庄竞之是一回事。

这两件事，都是叫庄竞之伤心欲绝的。他的辜恩负义、忘情弃爱，证实了庄竞之把整个人的心、血，以致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杨慕天之举，是无意义的、自取其辱的、混帐愚蠢的！

庄竞之是一直在这种理智与感情、正义与邪恶的互相冲突中让自己从新一步一步建立起来，发迹起来，以致在人海江湖上光芒万丈、锐不可当。

故事的前半部是庄竞之运用手上的资金、权势、地

位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引诱杨慕天跟她共同作出商业犯罪勾当，然后翻身一根回马枪，把对方打下马来。她自任污点证人，将杨慕天绳之于法，以致双双入狱。

幕下之后，庄竞之吁一口气，累得不能再思考、再感觉。

她几乎在这一年，视囚犯生涯为心灵上的休养生息期。

可是，时间过得飞快，故事的下一幕，即将要筹备上映

这一回，无可置疑，必是杨慕天的大报复。

她，庄竞之如何应付？如何逃过大难？抑或如何败下阵来？

千头万绪，都必会自她出狱的一天起，开始发生。

而这一天，转瞬即至。

当一直派守她监仓的女惩戒主任在前几天小休时，向她提了一句：

“你快要出去了吧？”

庄竞之就呆了一呆，然后省起，她人生的恬静期已近尾声。

真值得无奈地苦笑，一个差不多拥有大太阳之下所有可爱东西的女人，会视监禁为难能可贵的人生驿站，以监狱为平静的歇脚处，真是太凄凉了吧！

自从脑海中有快要重出江湖的印象，庄竞之就开始睡不好了。

她一直辗转反侧，这么个翻来覆去的动作做上了整整两小时，也是疲累的，且令她觉得饥肠辘辘，突然有了一种要吃东西的冲动。

这个冲动最最最恐怖，会令她记忆起从前的一段极悲惨的日子。

庄竞之赶快坐起来，想办法找一些东西吃。

她从枕畔靠近墙角处摸呀摸，终于摸出两块饼干来。

这是她的私伙。在监狱里，每个囚犯都要工作，她尝试过织藤椅、串人造丝花等。各人得到工资，可以拿去买些接济自己的私伙。女囚犯多数把钱换香烟。然，庄竞之不抽烟，故而她换饼干。

尤其监狱的晚饭开得很早，未到六点，就已用膳完毕。再到七点多，分配一杯饮品，如牛奶之类，就得等天光，才再有机会进食了。故此，午夜梦回时，要抵受的不只是心灵的孤清寂寞，还有可能是实斧实凿的肉体捱磨。

天下间，没有比肚饿更难受了。

庄竞之对于这种恐怖的经验，是太刻骨铭心了。也不是以后风生水起，位极人群的富豪生活，可以令她淡忘世界上有饥馑的这回事。

庄竞之每逢在家吃饭，就算厨子烧的菜口味不对，她还是会闷声不响，把菜吃光。如果分量弄多了，吃不完的话，她会发脾气，提出指责：

“难为那些想吃而没有得吃的人！”

每年，代管庄竞之欧美投资的纽约办事处，会依照她的嘱咐，将盈余的百分之六十拨给代表律师楼，以一个神秘的身分，捐赠埃塞俄比亚的饥民。

律师们曾请示庄竞之，以何名义捐献。因为庄氏的商务版图是跨国性的，而埃塞俄比亚的救援金，皆被多

个政府承认，善款可作扣税之用，究竟庄竞之意欲以私人名字抑或哪一间属下的机构名字捐款，就得由她规定了。

庄竞之嘱咐：

“一个曾经捱过饿的女人，就是捐款人的名字。”

的确，庄竞之捱过肚饿。

全身的神经只集中在一个焦点上，拼命地幻想会有任何可以放进口里的东西出现。那种前肚贴后肚的感觉，难受到但愿自己可以在下一分钟死掉算数。

庄竞之定睛瞅着手里的两块饼干，竭力禁止自己思潮起伏，先裹了腹，徐图后算。

那块饼干刚要递到口里之时，她就停住了手。

“嗯！可恶的小畜牲，竟敢跟就捻食。”

庄竞之怪喊，随即把几只爬在饼干上的黄丝蚂蚁扫落在地上。

她心里暗笑，不要跟对手太强的敌人作忤，这个险冒不过。看，只要如此轻轻一拨，小蚂蚁就是吃不了，兜着走。

然，杨慕天要报复的话，他就不会是小蚂蚁了。就算是，也必是以亿万计的蚂蚁雄兵，企图把庄竞之重重围困，打得她落花流水，片甲不留。不久的将来，肯定又要开仗。

庄竞之正吃着那块饼干时，同房的一位女囚犯，也爬起床来，问：

“怎么？睡不牢？”

庄竞之点点头，把另外一块饼干递过去给她，说：

“要吃吗？”

对方摇摇头，又从枕下摸出了半包香烟来，抽了一枝，含在嘴里，燃亮了，深深地吸一口，活像这一秒钟有了至高无上的享受。

好一会，回过头来，瞪瞪地望住庄竞之出神，好一会才又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喂！你究竟今年多大？皮肤细嫩成那个样子，别人难以置信。我敢说，我做男人都一定被你迷得三魂掉了七魄。如今这副在囚之身，对着我们这些女的，还能发挥非同凡响的魅力，难以想像你在正常情况下，会是个怎样的尤物？”

之后，对方又哼了一声，说：

“可惜，我没有机会看得到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真是笑话了，你是什么人，街知巷闻，我这种三教九流怎么能在出去的日子里还能跟你有来往？”

“阿琴，你可以改变身分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会遇到贵人。”

那叫阿琴的女人，仰天哈哈大笑。

“我焦展琴半生未遇过一个贵人。小人、衰人、坏人呢，说多少有多少，苦苦缠得我要生要死，才落得如今这个下场！”

“一场折子戏的下场，作不了准，算不得数，还是要演下去的。”庄竞之说。

“跟我这种女人讲哲理，是对牛弹琴。你要我明白，还是讲得直接一些吧。我是没有读过书的，否则，就会得像你，布下天罗地网去叫那负心的人束手就擒。”

“阿琴，我并不比你聪明吧，还不是要在这里捱过

一段日子。”

阿琴再重重吸一口，茫然地望住喷出来的烟，说：

“有时我在想，我把那冤家杀了，是不是就便宜他了？只在挣扎那短短几分钟感到痛苦，不算一回事吧！惨不过长年累月，受人世间的苦与气。”

阿琴那原本轮廓分明的脸，有些扭曲，很不好看。

一个可以望上去还见得人的女人，一旦回忆起伤心激动的前尘往事，就会走样。太可惜了。但庄竞之是个例外。

她，喜怒哀乐绝不形于色。

她是面容淡静，四时常清，在监牢里，她得着个浑名，叫“盖世观音”，集威风霸气与超凡脱俗于一身。

不是这个叫阿琴，或其他一般女人可以相提并论的，是差太远了。

阿琴把腿搁到床上，跷起大拇指，对庄竞之说：

“还是庄大姐你棒！不要他死，而是要他生不如死，跟你一起捱世界！这才是报应。”

阿琴深深吸了两口烟，再说：

“当然，我不是有心要杀我那冤家的，真的不是。那夜，我心血来潮，把个熟客推掉了，打发他快走，请他将就将就抱住黄脸婆过一夜，我就提早赶回家去。好像预知要有事情发生似的，一开门进去，果然见老四赤条条地趴在那寄住我家的表妹身上，实行大快活！”阿琴越说越兴奋，提高嗓门：“我当场火遮眼，扑过去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！”

还没有把故事讲下去，睡在监房角落另一铺床的人，发出了两声干笑：

“千篇一律的故事，还是教训不到女人，一个又一个的，生生世世地重蹈覆辙”

庄竞之望向墙角，说：

“秀姑，把你吵醒了？”

“没有！”那叫秀姑的坐起身来，拿手抓一抓头发，继续说：“根本不容易睡得着！”

一个监房之内，住着三个囚犯，这是规矩。绝不放两个人在一起，怕有双宿双栖的感觉。

阿琴被秀姑打断了说话，一时间住了口，再接再厉。

“继续说下去吧！你的故事很好听。”庄竞之鼓励她。

阿琴仿如在迷梦中惊醒，一拍大腿，思索到刚才的那段落，又滔滔不绝：

“我那老四也真凶狠，跟我纠缠了好一会，一张粗脸都已被我的指甲抓出条条血痕来，他嘴巴还是要不干不净。

“我叫嚣道：‘老四，你怎么对得住我？’

“他大言不惭地答：‘什么对得住对不住，你引狼入室。收容了这么个大陆妹，是她引诱我。’

“不由分说，我一连两个耳光，清清脆脆的打在表妹阿珍脸上，那婊子哭着分辩：‘不，不，表姐，是四哥强奸我！’然后口水鼻涕眼泪一齐来。

“我气疯了，厉色骂道：‘老四，是不是你存心干的好事？你给我认了！别冤枉好人！’

“老四竟冷笑道：‘他妈的，什么叫冤枉好人？大热天时，明知家里头有个男人在，还穿那么薄的睡衣裤，

一对奶子故意在钮扣之间若隐若现，在人家眼前晃左又摆右的，你跟我说，这不是引诱是什么？’

“我咆哮：‘你这狗娘养的，还在强词夺理！’

“不由分说，我冲过去，跟他拼了。啊，老四也真狠，一把揪着我的头发，就拼命拿我的头向墙连连撞去，登时害我金星乱冒。他口中还乱嚷：‘是我老四奸定了你的表妹了，你奈我何？’

“正牌食碗面，反碗底。当时我一边挣扎，一边拿手往周围摸索，抓住了一件硬物，就使尽吃奶的力拍向老四的头。

“那种无情力，巨大难当。老四当场头破血流，就这样一命呜呼了！”

阿琴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，是绝对投入的。岂只一张脸紧张得涨成紫红，且额上的冷汗在暴现的青筋之间流窜，使她的狼狈更添几分。

秀姑没有坐起身来，她只躬了个身，面向阿琴，问：

“你那表妹如今怎么样？”

“我在这儿蹲足四年，她未曾来探过我。还是我用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款项把她从乡间弄出来的，只为看在我母亲只有一个妹妹，而我那阿姨又只得她一个女儿分上。结果呢，也不用多说了吧！”阿琴叹气，“听那些来探望我的姊妹说，她在我入狱之后，跑到欢场中捞起世界来了，这两年环境还算可以，抓着了个冤大头，很有点油水。好，她确有那种条件。

“老四没有骗我，他是实话实说，阿珍那火辣辣的魔鬼似的身材，是太吸引了，两对大奶子在人前掩掩映